

往事如昨

那年冬天游芝罘岛

刘洪

1986年的一个冬日,天津的同学来烟出差,打电话给我,想见个面叙叙旧。自大学毕业后,我们已阔别一年半之久,彼此间甚是想念。我问他:“你住在哪家宾馆?我今晚就去找你。”他回答:“我住在劳动大厦,就是你们烟台最高的那座楼,南面大坡上有个‘硫’磺顶公园。”

我大笑,纠正他的严重错误:“不是‘硫’磺顶,是毓璜顶,钟灵毓秀的毓。天哪,你一个堂堂的名牌大学中文系的,竟然不认识毓字,太惊悚了吧?”他也跟着哈哈大笑。

那时候,我们的心灵都是透明的。他知道我是在开玩笑,不是真的瞧不起他。

第二天,同学问我:“你们烟台哪儿最好玩?”我说是芝罘岛。于是,我就用刚买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他去芝罘岛。那时的芝罘岛属于偏僻之地,还没有通公交车。出了城区,跨过铁路,沿着弧形的环海路一路颠簸,自行车哗啦啦响,沿途经过的知名单位有烟台制碘厂、烟渔电子仪器厂、天津航道局等。下午两点多,我们终于进了岛,走进一个黑不溜秋的名叫大疃的小渔村,把自行车寄放到村东头一户渔民家。

渔民是一位中年汉子,一张宽大的脸盘黑得就像他的村子,胡子拉碴的。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。从渔民家出来,我俩往山上爬。芝罘岛的最高峰是老爷峰,我俩就直奔老爷峰。

山越爬越陡,路是没有的,除了大大小小的石礅,便是高高矮矮的松树、柏树,只能拐弯抹角地寻找树木、石礅稀少的地方往上爬。爬得很艰难,浑身冒汗,呼呼大喘,但并不觉得难受,只感到全身热乎乎的,爽极了。那时我们多年轻啊!浑身是劲,能吃苦,藐视一切困难。

爬到半山腰,我们突然看见海了,是芝罘岛的后海。好大啊,海面平平的、蓝蓝的,平得如同虚无、蓝得发青,还有几分神秘的幽深。同学惊呆了,喊着:“吓了我一跳!好美啊!”我跟着说:“美得就像狐狸精,吓了我两跳呢!”浩瀚的海面,只能看见一座礁石般的小荒岛和荒岛上一棵孤独的瘦树,不见一艘船,不见飞翔的鸟儿和激荡的浪花,除了海水还是海水,除了沉寂还是沉寂,好像满世界都跟着我俩对大海叹为观止了。

快到峰顶时,我们走进松林中,山风浩荡,疾风入松,飒飒轰鸣。同学说:“这片野猪林不会无边无际、直通虎狼出没的大兴安岭吧?”我大笑,知道他这个人,只有在极其兴奋时,才会如此幽默风趣。我喊道:“没事!有我这个精瘦的鲁智深给你保驾护航!”他也大笑。

待到登上峰顶,已是黄昏时分,眼看四面都是海。北面的海铺展得最远,极目远眺,视野了无阻挡,似乎能一口气将遥远的大连乃至整个辽东纳入眼中。受到晚霞的涂染,此时的北海,也就是整个烟大黄金水道,

不再蓝得发青,不再显得神秘,而是呈现出珊瑚色、橘黄色,温柔可亲,叫人馋溜溜地想起汽水和香槟,想起熟透的香甜的食物或果实。

最令人叫绝的是山下大疃村的西海滩,夕阳下,湿漉漉刚刚退潮的沙灘上,有很多赶海人,远看每个人都很小很小,但生动极了,因为他们都在匆匆忙忙地行走、寻觅。在浅水里,他们留下自己的倒影,又在身后拖着夕阳勾勒的背影。大人们是两条长影子,孩子们是两条短影子,还有时刻不离人的大狗、小狗,它们也都拖着尾巴似的影子。那么多的线条、那么密集的轮廓、那么强烈的动感,既杂乱又和谐,既纯净又斑斓,是我生平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同学也惊呆了,大声喊着:“这是活了的吴冠中《水乡》图啊,这幅画的名字叫《渔乡赶海》!”

我们大笑,百无禁忌,像两个道童,沿着陡崖下的路,飘飘欲仙地走下山来。同学即兴口占“楚辞”后,兴奋地说:“明年这时候啊,我还来烟台,还来爬这人间仙境的芝罘岛!”我回答说:“来吧来吧,伙计,我还骑着车子带你来。”同学的“楚辞”,我至今还记得:路修远兮到山巅,倚青天兮望大千。海浩瀚兮生豪气,心澄清兮阔无边。

第二天送同学到火车站时,我们都依依不舍,我口占几句打油诗相赠:津门一挥别,海峰尖头立。回望四年事,历历千秋忆。

可是,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见过他。我在电脑的“校友录”里翻找到他的照片,发现他头发少了,脸走形了,明显老了。自从那次我们分手后,新年元旦还互寄贺卡,后来就不寄了,不知不觉就断了消息,各自沉入茫茫的人海中。因为工作、晋升、结婚、带孩子、孝顺老人……需要我们操心的地方太多了,其他的都疏忽了、淡漠了、遗弃了。如今在乍然相逢的陌路上,我们可能也互不认识。如果说起当年的登岛观海,会觉得那是一个梦。

三十八年来,似乎什么都变了。大疃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满村的海草房早已消失了,如今是一幢幢楼房。当年存放自行车的渔家小院早就没有了,满脸胡茬的中年渔民肯定也垂垂老矣。他真是一个好人啊,当我们身披夜色去他家取车时,他邀请我们进屋喝茶,歇歇脚,解解乏。最令人惋惜的当属大疃村西那个水墨画似的大海灘,起先是挖了海灘建虾池,后来又填了虾池盖高楼,再后来变成一个秀丽的居民小区,名叫“西海岸”。一切还会继续变下去吗?我想会的,这世界唯一不变的,就是变化。

当然,没变的东西也一定有。比如,也许千万年后芝罘岛老爷峰不再险峻、后海不再辽阔,但是它当年的大美,在我心中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再比如,我对青春时光的眷恋、对同学友情的追念,也一定不会变的,而且是终生不变。

拔麦子往事

刘甲凡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,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就像《观刈麦》这首古诗里描画的那样,说话间,又到了一年麦收季,就想起了早些年拔麦子的往事。

那时候,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:“女人愁坐月子,男人愁拔麦子”,指的是女人和男人最苦、最累的两件事。过去女人生孩子,由于受医疗条件的限制,都是在自家炕头上,找个乡间接生婆助产,根本没有安全保证,通常被喻为“到鬼门关走了一趟”。像我的三奶奶和四奶奶,都是在生孩子期间大出血去世的。农村人种庄稼,苦活、累活很多,为什么单单把拔麦子和女人坐月子相提并论,可想而知,那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艰辛。

1964年我14岁,麦收期间从雷神庙完小六年级毕业,第一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是拔麦子,实打实地领教了一把“男人愁拔麦子”的滋味。

那时,麦收期间被称为“三夏”(夏收、夏种、夏管)会战,就是要把“三夏”当作一场战役来打。首先由公社组织召开万人誓师大会,口号喊得震天响:“是英雄是好汉,麦收战场比比看!”“脱掉几层皮,掉下十斤肉,麦收战役不落后!”“男女老少齐动员,打胜‘虎口夺粮’攻坚战!”为此,各个生产队都制定了严明的纪律,下达了战前动员令:麦收期间,无论男女老少,只要是能拿得上耙耙的都要参加收麦,任何人不准外出赶集或走亲访友,否则,既扣工分又罚口粮。

俗话说“蚕老一时,麦熟两晌”。芒种过后,随着气温升高,漫山遍野绿油油的麦田,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金色的麦浪,“三夏”会战随之就打响了。

天刚蒙蒙亮,生产队长大川叔就敲响了挂在村南头大槐树上的铁钟,寂静的山村立马沸腾起来了。随着家家户户“咣当、咣当”的开门声,参加拔麦子的人群呼呼隆隆地朝着预定的地段赶过去。

到了麦田地头,各个小队都划分好了作业地段,随之便一字排开。男劳力每人拔六垄,妇女劳力每人拔四垄,我们这些孩子每人拔两垄。随着小队长一声喊:“动手!”大伙齐刷刷地奋力向前了。那些小队长都是生产队里最强壮、最能干的棒劳力,通常被叫做“把头”。一会儿工夫,这些“把头”就把大伙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到了这个时候,其他人别无他法,只能拼命向前,谁也不想被别人落在后面太远,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

因为没有机械收割,我们村祖祖辈辈都是用手拔麦子,如果用镰刀割,麦茬子留在地里,就会给后期的播种和田间管理带来很多不便。再者,那时烧柴也紧缺,脱粒前用铡刀把麦根子铡下来,分到各家各户可以做烧柴。

拔麦子是个体累腰、勒手、伤脚的营生,搭上手就要低着头弯着腰,前后脚分开站稳,一只手拢过一络麦子,然后双手合力,使劲将其连根拔起。随即抬起一只脚,甩起麦子使劲地朝着脚上砸几下,麦根上的土就散落开来。飞扬的尘土落到脸上、身上,随即就被湿漉漉的汗水黏住了。半天的时间,除了牙齿是白的,脸上的肤色就和黑人差不多了。不少时

候,麦根里还会夹杂着小石块,猛一下砸在脚上实在受不了,会让人痛得“嗷嗷”叫着一腿腿蹦。每当这种时候,就会被大伙调侃是“猴儿吃辣椒了”。

拔麦子最让人草鸡的还是那些黏土地块,一旦遇到旱天,土地板结了,其坚硬程度就和篮球场差不多,拔麦子就要付出几倍的力气。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,握着一小络麦子,铆足了劲儿,既吡牙又瞪眼,只听“吱”的一声,麦子没拔掉,倒是把手勒出了水泡。很快,水泡又变成了血泡。等血泡再勒破了,一使劲就钻心地痛,那种滋味实在没有合适的语言能表达出来。

村北那一片盐碱地也让我们很打怵。在改造成抬田之前,麦子总是和芦苇夹杂着生长。芦苇的根系发达,茎叶粗糙、硬实、锋利,被村里人戏称为“芦叶刀”。拔麦子时又不能把芦苇分离开,使劲小了拔不下来,使劲大了很容易把双手勒伤,活脱脱就像那几句顺口溜说得那样:“拔麦不去西大窑(一片地名),哪个不怕芦叶刀!”

当年还有一句俗语叫做“光着膀子锄地,穿着棉袄拔麦”。也就是说,不管天气多么炎热,拔麦子也要穿着长袖的衣裤,还要把袖口绑扎起来,否则身上就会被麦芒划出道道血痕,既痛又痒。记得有一年,在牟平一中读书的小姐姐参加拔麦子,16岁的女孩,长得细皮嫩肉,干活摸不着门道,胳膊很快就被麦芒划伤,过了两天还感染了,胳膊都肿起来了,既痛又痒,整宿睡不着觉。

“早晨四点半,地里两顿饭,干到傍晚看不见”,这几句顺口溜说的就是当年拔麦子的场景。一点也不是夸张,从天不亮干到太阳一人多高,家家户户都是“妇姑荷箠食,童稚携壶浆”,把早饭送到地头。吃完饭接着干一上午,中午饭还要在地头上吃。吃过中午饭,顾不得休息,又要掀起屁股干。一直干到天黑,才能欣喜地听到小队长“收工喽”的喊声。

我父亲的同事李大爷,他的三女儿是一个烟台下乡知青,被安排在牟平县玉林店公社孙格庄村。她到我家串门时,说起过第一次参加拔麦子的情景。那年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从来没干过一丁点农活,一双手细皮嫩肉。虽然妈妈提前为她缝了布手袋,可不到一个钟头,满手都鲜血淋漓了。到此时,“广阔天地献忠心,排除万难干革命”那些豪言壮语全都丢到脑后去了,她和另外两个小女孩根本顾不得脸面了,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,一时间成了村里人的一段笑料。

上小学六年级,我曾学过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这首诗。那时候只知道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吟诵所谓的韵律,到这时才明白,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至今1200多年,是因为诗人把麦收场景描画得淋漓尽致、生动感人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农村早已实现了机械化,种庄稼再也不需要像早年间那么辛苦,“男人愁拔麦子”已成了如烟往事。